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湖西閻鑑珩輯

市政考

山征

城治

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錫劍也

若以時取

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物地占其形色知誠妄也

授之教取者之處巡其禁令

行禁明其令

行其禁令

管子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

刀若其事立

若其令立

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

大鋤謂之鍊

行服連贊名

所以行服連贊名

後挽者輶輶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

載作器大車駕馬

也

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

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強強

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

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

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強而取之五六爲三十則一女之籍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強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

其加彌多

秦并天下幣爲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秦以一鎰爲一金二十四兩曰鎰

漢黃金重一斤直錢萬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公羊傳百

金之魚注百金猶百萬也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

古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武帝時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

見上帝泰山見金宜更鑄黃金爲麟趾裏蹄以協瑞焉日知錄漢

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

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

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

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簡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鎣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穎胄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寶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篋至有百造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尚書疏漢魏賄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璩曰孝武始造白金三品乃雜鑄銀錫爲之此卽漢書安息國以銀爲錢之制其文有龍有馬有龜所直各不同王莽卽真始直元封元年因桑弘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用銀

鐵官凡四十郡京兆鄭左馮翊夏陽扶風雍漆弘農宜陽潤南常山都鄉千乘郡千乘齊臨淄東萊東羊東海下邳朐濟南東平陵歷城泰山嵒臨淮鹽瀆堂邑桂陽漢中河陽犍爲武陽南安蜀臨邛琅琊漁陽右北平夕陽遼東平郭鹽西零

東都秋魯楚彭城廣陵中  
山北平東平城陽莒溪

王莽時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

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朱提縣名屬健爲出善銀它銀一流

直千是爲銀貨二品

泊宅錫云當時黃金一兩才直錢六百朱提銀一兩才直錢二百

馬端臨曰金莫多於漢然民間之淘取官府之徵斂史未

嘗言之度未必如後世之甚也三代之時服食器用貢獻

有程用度有節未嘗多取於民後之言利者始以爲山海

天地之藏上之人當取其利以富國而不可爲豪強者所

擅其說發於管仲而盛於桑弘羊孔僅之徒然不過曰鹽

曰鐵則以其適於民用也金爲天地之秘寶獨未聞有征

榷之事漢法民私鑄鐵者鈸左趾博士使郡國齎詔令民

鑄農器者罪至死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

官但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榷之折秋毫全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爲尤富然皆言其擅鐵治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富强致富不由於金也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云

後漢永平十七年灤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十五年復置涿郡故安鐵官郡有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

顧炎武曰古今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后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荆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

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卽銅人也

三輔舊事曰聚天下兵器鑄銅

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云董卓壞以鑄小錢

吳王闔閭冢銅榔三

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爲榔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

故以鐵足之鑄銅旣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

多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

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

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

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

后鑄銅爲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

唐韓滉爲鎮海

軍節度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

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

廩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

荊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

元史至治元年三月造壽安山寺治銅五

十萬斤作佛像宋徽宗鑄九  
鼎不言銅鐵大約是銅也

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冷君西北小首山崩自巔及麓崩處有光若星居人聚觀皆是銀礮鑄得銀也

齊永明八年劉悛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井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嚴道地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鑄甚可經略并獻蒙山洞及銅石各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後魏漢中有金戶千餘家常淘漢水沙金年終輸之及臨淮

王或爲梁州刺史奏罷之

按西陽雜俎魏明帝時昆明國貢遼寒鳥常吐金屑如粟銅都賦金

沙銀礫注永昌有水出金沙如蠶在沙中南史夷語傳林邑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則夜出飛狀如螢火此皆沙金之見於史傳者

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延昌三年有

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秋恆州又上言白

登山

馬邑

郡界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

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鑛孝明帝開恆州銀山之禁與

人共之熙平二年尚書崔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

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

一斗得銅四兩河南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

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者銅官舊迹既有治利所宜開鑛

從之水經注黃水出零陽西北連巫山溪出雄黃頗有神異採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深數丈方得佳黃

唐金銀鐵錫之治一百八十六陝西潤饒衢信五州銀治五十八銅治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

唐六典掌治署令掌鎔鑄

凡天下諸州出銅鐵之所聽人私採官收其稅西邊北邊諸州禁人無置鐵冶及採錫若器用所須則具名數移于所由官供之私者私市之凡諸治所造器物皆上於少府監然後給之

鉛山四汾州礪山七貞觀

中御史權萬紀請採宣饒二州諸山銀坑上謂曰昔堯抵璧

於山捐珠於谷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

士爲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還第

麟德二年廢峽山銅治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

山銀錫

天寶五年李林甫爲相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錫采

以開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薄遠之慮事不熟遠之自是失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洞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

皆隸鹽鐵使及洞判度支上言商州紅崖治出銅又有洛源  
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鑪鑄錢而罷江淮七監從之  
元和初鹽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治  
及馬跡山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請於郴州舊桂陽  
監置鑄兩所採銅鑄錢是時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  
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  
常數二年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笞二十遞出本界州縣官節  
級科罪三年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鑄銅者可資於鼓  
鑄銀者無益於生人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竝禁斷開成  
元年復以山澤之利郴州縣刺史選利主之其後諸州牟利  
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一萬餘緡不能當一縣茶稅李德裕爲浙西觀察

使費云去二月山東宣令差盜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綢五十二萬匹匹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圖用增銀治二鐵山七十一廢銅治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日知錄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縠帛交易交廣之城則全以金銀爲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積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蜀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朱砂繒綵巾帽以相市杜氏通典載唐度支歲計之數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綢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錢

則二百餘萬貫未嘗有銀其土貢則貴州貢銀百兩鄂新  
黨三州各貢銀五十兩賀州貢銀三十兩邵端昭潘辨高  
麗溝嚴封春羅牛寶橫渠瀧藤平琴廉義柳勤康恩崖萬  
安二十七州各貢銀二十兩是唐人以銀爲貢而不以爲  
賦也張籍詩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

後唐長興二年勅今後不計農器燒器諸物並許百姓自鑄  
造諸道監治除依常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外祇管  
出生鐵比已前價每斤減十文貨賣雜使熟鐵亦任百姓自  
鍊巡檢節級勾當賣鐵場官并舖戶並廢鄉村百姓於夏秋  
苗畝上納農器錢一文五分足隨夏秋二稅送納莊宗將敗  
通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兩當悉給爾等李繼朝既反復降其母楊氏善蓄財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莊宗之

宦官伶人并賂對皇后纔由是得釋幕客  
彥超作爲銀射利則其時民間皆用銀可知

晉天福六年赦節文諸道鐵冶先時百姓農具破者須於官場中買鐵今後許百姓鑄造買賣所在場院不得禁止

宋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金產商饒歙撫四州  
南安軍銀產鳳建桂陽三州有三監饒信虔越衡處道福汀  
漳南劖韶康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五十一  
場秦龍興元三州務三銅產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劖八州南  
安邵武二軍三十五場梓州務一鐵產徐充相三州四監河  
南鳳翔同虢儀斬黃袁英九州興國軍十二冶晉磁鳳澧道  
渠合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二十務信邵連建南劖五州  
邵武軍二十五場鉛產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南劖十州南

安邵武二軍三十六場務錫產河南南康虔道賀潮循七州  
南安軍九場水銀產秦階商鳳四州四場朱砂產商宜二州  
富順監三場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  
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潤鑿於  
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  
鑄銅爲佛像浮圖及人物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闢出蕃界  
及化外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礦而鳳州山銅礦  
復出采鍊大獲皆良請置官醫掌其事太宗曰地不受鑿當  
與眾庶共之不許東西川監酒商稅課半輸銀帛外有司請令二分入金景德三年以非土產罷之

金禁聽民采取俟歲豐復故後治之不發者或廢之或鑄主  
者所負歲課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  
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  
十四萬一千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  
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斤治平中或增治或復故者六  
十有八而諸州院治總二百七十一登萊商饒汀南恩六州  
金治十一登虢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郴衡漳汀泉建福南  
劍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監銀治八  
十四饒信虔建漳汀南劍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銅冶四  
十六登萊徐充鳳翔陝儀邢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劍  
英韶渠合資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鐵冶七十七越衢信

江南創英韶春連九州邵武軍鉛治三十商號虔道賀潮循  
七州錫冶十六而水銀丹砂州治皆置吏主之是歲視皇祐  
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  
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又得丹砂二千八  
百餘斤獨水銀無增損熙甯八年令近防治有犯知而不糾  
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元豐元年金收萬七百一十兩  
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  
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十七斤鉛九百十九萬  
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  
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  
有奇先是廣西經略司言邕州右江填乃洞產金請以鄧閩

鑿金場凡得金爲錢二十五萬緡關再遷官元豐四年以所產薄罷責而虔吉州界鉛悉禁之七年戶部請復開銅禁阨治凡百三十六所領於虔部紹聖元年蔡京奏岑水場銅錫額浸虧而商貌間苗脢多陝民不習烹采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興治於是以許天啟同管幹陝西阨治事初新舊阨治合爲一司而漕司隸領天啟請川陝京西路阨治自爲一司許檢束州縣刺舉官吏而漕司不復隸阨治久之中書奏天啟所領首末六歲總新舊銅止收二百六萬餘斤而兵匠等費繁多罷之崇甯元年提舉江淮等路銅事游經言信州贍銅古阨二一爲贍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爲贍土煎銅無窮而爲利寡計置之初宜增本損息浸銅斤

以錢五十爲本煎銅以八十詔用其言四年湖北旺溪金場歲收金千兩置監官廣東漕臣王覺言岑水場去年收銅增租額三萬九千一百斤較常年增六十六萬一千斤遂增其秩是歲山澤阨治名數令監司置籍非所當收者別籍之大觀二年詔金銀阨發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阨治舊不隸知縣縣丞者並令兼監賞罰減正官一等有治地知縣月行點閱言者諭其職在宣導德澤平征賦獄訟不宜爲謀利走山谷間遂已之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辰沅靖溪峒其峽川夷陵宜郡縣荆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采之地漕司既乏本錢提舉司買止千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金司有金苗無官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於荆南置司

廣東漕司復奏端州高明惠州楊梅東院康州雲列潮州豐  
政連州元魚銅阨黃田白寶廣州大利宣祿韶州伍注岑水  
銅岡循州大佐羅胡英州鍾銅凡十六場請竝如舊循之夜  
明英之竹溪韶之思溪連之同安請更遣攝官從之三年阮  
治所收金銀銅鉛錫鐵水銀朱砂物數令工部置籍鐵注歲  
半消補上之尙書省措置陝西阮治蔣彝奏本路收金千六  
百兩它物有差詔輸大觀西庫彝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四  
年令監司遣官同諸縣丞徧視阮治之利爲圖籍鐵注監司  
覆實保奏議遣官再覆酌重輕加賞異同脫漏者臯之六年  
川陝路各置提轄廣東漕司言本路鐵場阮治九十二所歲  
額收鐵二百八十九萬餘斤浸銅之餘無它用詔令官悉市

以廣浸從尙書省奏令江東西福建兩浙漕臣皆領院治七年提舉東南九路院治徐禋奏部內山澤院治或希世珍物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蓋自政和初京西漕臣王璣奏太和山產水精知桂州王覺奏枕門等處產金及生花金田提轄京西院治王景文奏汝州青嶺鎮界產瑪瑙其後湟洲界蕃官結彪地內金院千餘收生熟金四等凡百三十四兩有奇蔡京請宣付史館帥百官表賀故禋有是請焉尙書省言徐禋以東南黑鉛畱給鼓鑄餘悉造丹粉鬻以濟用詔諸路常平司以三十萬輸大觀西庫餘從所請明年令諸路鐵倣茶鹽法榷鬻置鑪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脈微者聽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私用貿易者禁之先是元豐六

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供簡錢  
之類數多而利國萊蕪二監鐵少不能給請鑄從官興煥所  
鑄多數倍自是官榷鐵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祐罷之其後  
大觀初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官爲鑄造唯許鑄瀉戶市  
之政相沿臣僚言鹽鐵利均今鹽筴推行而鐵貨尙未講畫  
請卽冶戶未償之錢收其已煉之鐵爲器鬻之京東二監及  
河朔固鎮等治其利不貲而河東鐵炭最盛若官榷爲器以  
賈一路旁及陝雍利入甚廣且以銷盜鑄之弊又夏人茶山  
鑄冶旣入中國乏鐵爲器聞以鹽易鐵錢於邊若官自爲器  
則鐵與錢俱重請榷諸路鐵擇最盛者置監設官總之凡農  
具器用皆官鑄造表以字號官本之餘取息二分仍置鐵引

以通諸路儲其錢助三路鈔本于是嚴貿易之禁而鐵利盡  
輒於官廣東廉訪黃烈等言廣惠英康韶州興慶府政和中  
寶貨司立阨治金銀等歲額或苗脈微或無人承買而浮冗  
之人虛託其名發毀民田騷動邀販詔政和六年所立額竝  
罷舊有苗脈可給放課者如故宣和元年石泉軍江溪沙磧  
麌金許民隨金脈潤采立課額或以分數取之置相州安陽  
縣銅冶村監官以常平司謂銅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也  
六年詔阨治之利二廣爲最比歲所入稽之熙豐十不逮一  
令漕臣鄭良提舉經畫分任官屬典掌計置取元豐以來歲  
入多數立額定爲常賦阨治司毋預焉時江淮荆浙等九路  
阨治凡二百四十五鑄錢院監十八歲額三百餘萬緡宋初

舊有院治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初隸諸路  
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甯已後廣搜利穴  
榷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院治用常平息錢與剩  
利錢爲本金銀等物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  
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  
額不爲損欽宗卽位詔悉罷之南渡院治廢興不常湖南廣  
東江東西金治二百六十七廢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廣東福  
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銀治一百七十四廢者八十四漳川湖  
南利州廣東浙東廣西江東西福建銅冶一百九廢者四十  
五舊額歲七百五萬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二十  
六萬三千一百六十斤有奇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廣東福建

浙東廣西江東西鐵治六百三十八廢者二百五十一舊額  
歲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歲入八十八  
萬三百斤有奇淮西湖廣東福建浙東江西鉛治五十二  
廢者十五舊額歲三百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斤有奇乾  
道歲入一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湖南廣東江西錫  
治一百十八廢者四十四舊額歲七十六萬一千二百斤有  
奇乾道歲入二萬四百五十斤有奇宋初諸治外隸轉運司  
內隸金部崇甯二年始隸石曹建炎元年復舊隆興二年阮  
治監官歲收買金四千兩銀十萬兩銅錫四十萬斤鉛一百  
二十萬斤者轉一官守倅部內歲比租額增金一萬兩銀十  
萬兩銅一百萬斤亦轉一官令丞歲收買及監官格內之數

減半推賞

端平三年赦文諸路州縣既治興廢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地及近墳園林地者在法不許人告

亦不得受理訪聞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官吏并訟者重責典憲及有既治停開苗脈不

發之所州縣勒令院戶虛認歲額提點鑄錢司覆實追正

遼太祖始併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

哈準原作曷北部者多鐵曷朮國語鐵也部置三冶曰柳濕河曰

賽音楚古爾蘇原作三  
翻古斯曰手山神冊初平渤海得廣州本渤海

鐵利府改曰鐵利州地亦多鐵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

產鐵卯置採煉者三百戶隨賦供納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

東京置戶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

得銀鐵卯置冶太平間於濱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

銀卯興治採煉自此訖天祚國賴其利張孝傑爲北府宰相貪貨無厭嘗曰無百

萬兩黃金不  
足爲宰相家

金大定三年制金銀坑治許民開採二十分取一爲稅五年  
聽人射買寶山縣銀治九年御史臺奏河南府以和買金銀  
抑配百姓且下其直上曰初朕欲泉貨流通故令行豈可反  
害民乎遂罷之世宗紀大定七年禁服用金錢經賣者皆抵罪十二年詔金銀坑治  
恣民採母收稅二十七年尚書省奏聽民於農隙採銀承納  
官課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二百餘錠銀五十五萬二千  
餘錠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諸處銀治禁民採煉五年尚書省  
議國家承平日久戶口增息貧人苟求生計聚眾私煉上有  
禁之之名而無杜絕之實故官無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  
買有餘利則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顧工糜費百端者有間矣

遂令制有治之地委謀克縣令籍數召募射買禁榷要官吏  
弓兵里胥不得與如舊場之例從之墳山西銀山銀窟百一  
十有三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銀百分中取一諸物取三今  
物價視舊爲高除金銀則額不能盡該自餘金銀可並添一  
分詔從之七年戶部尚書高汝礪言舊制小商貿易諸物收  
錢四分而金銀重細之物乃止三分是爲不倫乞一例收之  
省臣議從舊

元產金在腹裏曰益都檀景遼陽曰大甯開元江淛曰饒徽  
池信江西曰龍興撫州湖廣曰岳澧沅靖辰潭武岡寶慶河  
南曰江陵襄陽四川曰成都嘉定雲南曰威楚麗江大理金  
齒臨安曲靖元江羅羅會川建昌德昌柏興烏撒東川烏蒙

產銀在腹裏曰大都真定保定雲州殷陽晉甯懷孟濟南甯海遼陽曰大甯江浙曰處州建甯延平江西曰撫瑞韶湖廣曰興國郴河南曰汴梁安豐汝甯陝西曰商州雲南曰威楚大理金齒臨安元江產珠曰大都南京羅羅硯達勒達廣州產玉曰于闐費里沙產銅在腹裏曰益都遼陽曰大甯雲南曰大理澂江產鐵在腹裏曰河東順德檀景濟南江浙曰饒徵甯國信慶元台衛處建甯興化邵武漳福泉江西曰龍興吉安撫袁瑞贛臨江桂陽湖廣曰沅潭衡武岡寶慶永全常甯道州陝西曰興元雲南曰中慶大理金齒臨安曲靖澂江羅羅建昌產朱砂水銀在遼陽曰北京湖廣曰沅潭四川曰思州產碧甸子曰和琳會川產鉛錫在江浙曰鉛山台處建

甯延平邵武江西曰韶州桂陽湖廣曰潭州產礮在腹裏曰  
廣平冀甯江浙曰鉛山邵武湖廣曰潭州河南曰廬州河南  
產硝礮曰晉甯初金課興自世祖至元五年命于從剛高興  
宗以漏籍民戶四千於登州棲霞縣淘焉十五年以淘金戶  
二千僉軍者付益都淄萊等路淘金總管府其課於太府監  
輸納在遼陽者龍山縣胡碧峪歲納課金三兩又於遼東雙  
城及和州等處採之江浙立提舉司以建康處淘金夫七千  
三百六十五戶隸之金場七十餘所未幾革罷其徽饒池信  
之課皆歸有司在江西者撫州樂安縣小曹周歲辦金一百  
兩在湖廣者撥常德澧辰沅靖民萬戶付金場轉運司淘焉  
在四川者元貞元年罷雲南諸路總納金一百五錠銀在大

都者於檀州奉先等洞薊州豐山採之在雲州者撥民戶於  
望雲焗煉設從七品官掌之又開聚陽山銀場立雲州等處  
銀場提舉司遼陽惠州銀洞三十六眼立提舉司辦課在江  
浙者建甯南劖等處立銀場提舉司焗煉在湖廣者韶州路  
曲江縣銀場聽民焗煉歲輸銀三千兩在河南者羅山縣銀  
場課銀三錠霍邱縣豹子崖銀洞課銀三十錠所得礦十分  
之三輸官珠在大都者於楊村直沽口撈採在南京者於松  
阿哩江阿雅勒古江呼蘭果勒江採之在廣州者採於大步  
海又有鄂諾吹達爾呼圖克三河及勝州延州納延等城之  
珠玉在費里沙者淘玉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存止七十戶  
以旁近民戶六十同淘免其差徭所淘之玉由水站遞至京

師銅益都撥戶一千於臨朐縣七寶山等處採之遼陽撥採  
木夫一千戶於錦瑞州雞山巴山等處採之濱江撥漏籍戶  
於賽音山煽煉十有一所鐵在河東於西京州縣撥治戶七  
百六十交城縣撥治戶一千至元五年立洞冶總管府尋罷  
之十三年立平陽等路提舉司尋又罷之大德十一年聽民  
煽煉官爲抽分至大元年復立河東都提舉司掌之隸治八  
曰大通興國惠民利國益國潤富豐甯豐甯治二云在順德  
等處者治戶六千大德元年設都提舉司延祐六年罷兩提  
舉司併爲順德廣平彰德等處提舉司隸治六曰神德左村  
豐陽臨水沙窩固鎮在檀景等處者三提舉司掌之大德五  
年併爲都提舉司隸治七曰雙峯暗峪銀崖大峪五峪利貞

錐山在濟南等處者立洞治總管府至大元年立濟南都提舉司隸治五曰寶成通和昆吾元國富國其在江浙江西湖廣者課最多鐵之等有生黃鐵有生青鐵有青瓜鐵有簡鐵引二百斤朱砂水銀在北京者蒙古達實以率賓人戶於扎色茂地採煉湖廣沅州五寨每年納朱砂一千五百兩羅管寨納水銀二千二百四十兩潭州安化縣辦朱砂八十兩水銀五十兩碧甸子在和琳者烏瑪喇採之會川輸一千餘塊銷錫湖廣辰沅靖等處轉運司印造錫引一百斤官收鈔三百客商買引赴各治支錫無引者比私鹽減等杖六十錫沒官

日知錄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

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江表傳孫皓  
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  
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晝釋老志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  
級大寺內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  
尺都用赤金三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  
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晝東昏侯本  
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  
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  
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簿十萬翻修清  
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三清臺  
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

真宗作玉清昭應宮，甃棋樂楹全以金飾，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六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吳澄傳吉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泰定帝紀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時於雲南立造寶金箔規措所此皆耗金之歸也。杜鎬之言頗爲不妄。草木子云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爲箔。宋史大中祥符元年申明不許以金銀爲箔之制。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飾佛像。元祐二年禁私造金箔。劉庠傳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而太祖實錄言上出

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

袱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

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

明初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

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

洪武二十年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紋下紋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鑄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銅閑已

久探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聞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探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物產有時而窮歲額則終

不可減有司貪爲已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財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臨淄丞乞發山海之禁以通寶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採礦者仁宗仍

世禁止鑿畱禹坑洞罷嵩縣白泥溝發礦然福建尤溪縣銀屏山銀場局爐局四十二座始於洪武末年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七縣亦有場局歲課皆二千餘兩永樂間開陝州商縣鳳皇山銀坑八所遣官湖廣貴州採辦金銀課復遣中宮

御史往覈之又開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  
溪交趾宣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其不產  
金銀者亦屢有革罷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餘兩浙江增至  
八萬餘宣宗初頗減福建課其後增至四萬餘而浙江亦增  
至九萬餘英宗詔封坑穴撤閘辦官民大蘇息而歲額未除  
閘辦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姦民私開坑穴相殺  
傷嚴禁不能止言者請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  
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倍之又分  
遣御史曹祥馮傑提督供億過公稅民困而盜愈眾鄧茂七  
葉宗留之徒流毒浙閩久之始定景帝嘗封閉旋以盜礦者  
多開浙閩銀場命中官戴細保提督之天順四年命中旨

永之浙江羅珪之雲南馮謙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課額十八  
萬三千有奇成化中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二十一場  
礦以缺額量減雲南屢開屢停弘治元年減雲南二萬兩溫  
處萬兩餘罷浦城廢坑銀治雲南巡撫李士貫言雲南九銀  
場四揚礦脈久絕乞免其課報可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後封  
閉武宗開浙閩銀礦浙江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歲進銀二  
萬兩劉瑾誅乃止世宗初閉大理礦場其後薦豫齊晉川滇  
所在進礦砂金銀復議開採以助大工戶部尙書方鈍等請  
令四川山東河南撫按嚴督所屬搜訪以通天地降祥之意  
於是公私交騖礦利而浙江江西盜礦者且劫徽甯天下漸

多事矣隆慶初罷薦鎮開採南中諸礦山亦勒石禁止萬曆十二年姦民屢以礦利中上心諸臣力陳其弊帝雖從之意快快二十四年張位秉政前衛于戶仲春請開礦位不能止開採之端啟廢弁白望獻礦峒者曰至於是無地不開中使四出宦官傳萬曆十二年房山縣民史錦奏請開礦下撫按昌靈邱有礦砂可作銀冶帝聞之喜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而止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張世才復言阜平房山各產礦砂請遣官開礦時行等仍執不可至二十年甯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榆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而二十四年乾清坤甯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災營建乏資計臣束手礦稅由此大興矣其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後言礦者爭走閣下帝即命中官與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昌平則王忠真保薦永房山蔚州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河南之開封彰德衛輝懷慶葉縣信陽則魯坤山東之濟有之

南青州濟甯沂州膠萊蓬萊福山棲霞招遠文登則陳增山西之大原平陽潞安則張忠南直之甯國池州則郝隆劉朝用湖廣之德安則陳奉浙江之杭嚴金衢孝豐諸暨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之西安則趙鑒趙欽四川則邱乘雲遼東則高淮廣東則李敬廣西則沈永壽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案雲南則楊榮皆給以關防并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儻之而姦人假開採之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撓逮問罷黜時中官多暴橫而陳奉尤甚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爲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纖不問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璫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

萬兩羣小藉勢誅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雲南巡撫魏允貞上言方今水旱告災天鳴地震星流氣射四方日報中外軍興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開採以肆齷齪倘舞由中作則礦夫冗役爲禍尤烈至是而後求投珠抵璧之說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開採之弊可慮者八礦盜哨聚易於召亂一也礦頭累極勢成土崩二也礦夫殘害逼迫流亡三也僱民糧缺飢餓噪呼四也礦洞徧開無益浪費五也礦砂銀少強科民買六也民皆開礦農桑失業七也奏官強橫淫刑激變八也今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爭鬪死及今不止雖領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於存亡矣疏入皆不省識者以爲明亡蓋兆於此

日知錄洪武入年譜

大明寶錢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  
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十一年令金每兩準米  
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趾召商中鹽金一兩給  
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幼時見萬曆中赤鐵治所洪武六  
金止七八八根崇禎中十根江左至十三根矣

鐵治所洪武六

年置江西進賢新喻分宜湖廣興國黃梅山東萊蕪廣東陽  
山陝西鞏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澤潞各一凡十三所歲輸鐵  
七百四十六萬餘斤河南四川亦有鐵冶十五年廣平吏王  
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以民  
生甫定復設必重擾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罷各布政司鐵  
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產雲子鐵舊貢十萬斤繕治兵器  
他處無有乃復設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復焉末年以工部言  
令民得自採鍊三十分取其二永樂時設四川龍州遼東都

司三萬衛鐵冶弘治十七年廣東歸善縣請開鐵冶有司課外索賂唐大賢等因作亂都御史劉大夏討平之正德十四年廣州置鐵廠以鹽課提舉司領之禁私販如鹽法嘉靖三十四年開建甯延平諸府鐵冶銅場初惟江西德興鉛山其後四川梁山西五臺陝西甯羌略陽及雲南皆採水銀青綠太祖時廩州巡檢言州界西戎有水銀坑治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帝不許惟貴州大萬山長官司有水銀硃砂場局而四川東川府會川衛山產青銀銅綠以與外番接境特禁飭之成化十七年封閉雲南路南州銅坑弘治十八年裁板坑水銀場局正德九年軍士周達請開雲南諸銀礦以及銅錫青綠詔從之嘉隆間因鼓鑄屢開雲南諸處銅場語

論曰漢晉以前言鑛利者尙少至唐鬻食貨志始著其自然貞觀盛時嘗黜權萬紀之言不用而宋之開寶明之洪武亦不欲盡發山澤之藏以害民當時有以此進告者未嘗不力拒而顯罪之蓋天下之利不在于官則在于民衣食之所從出人人竭蹶而趨之固其宜也若乃降天子之尊下而與林野匹夫爭採伐開鑿之利所損多而所益少非獨有傷政體其于理財之方經國之道亦未可謂得之也由唐宋中葉迄于有明末造用開鑛之眾踴聚山谷剽掠爲奸釀亂滋變所在多有而靖康崇禎之殆則自政宣萬厤時已兆其端此可爲前事

之殷鑒矣世衰道微邪說橫行上既無柔道之主下又無明義之臣一二乘勢圖進者妄生異端營惑當路飾申商之寃言踵唐宋之末弊使利盡于私家而怨歸于公上故府庫未見絲毫之羸鄉閭早受無窮之擾蔡京周言之徒何世不有要其卒皆歸于亂亡而已若夫師夷狄之貪長淫侈之俗廣任羣邪虛糜公糜舉國號呼而詬詈之猶齶然不知止斯所謂人頭畜鳴者耳烏足道哉烏足道哉

六典通考卷九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歷代禮制

禮本于天地而成于聖人自包羲氏儼皮爲禮以制嫁娶嘉禮肇焉神農捭黍燔豚蕡桴土鼓致敬鬼神更作田蜡之祭是爲吉禮所自始黃帝戰於涿鹿因有軍禮葬諸中野遂有凶禮又畫疆野立九牧朝聘貢享于是乎興則賓禮之權輿也爰及唐虞五載巡狩聿修五禮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三禮者天神人鬼地祇享

祭之禮也是時軍嘉之禮有征苗之誓有嬪虞之型其賓凶之禮則羣后四朝百姓如喪考妣者是也禮主於尊宗廟敘百神故其官謂之秩宗秩猶序也皋陶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夏后氏繼虞之盛有因無革殷因於夏或損或益及周亦然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言各有所至也自二代喪亡文獻無徵夫子致慨於杞宋而周則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二者皆有書藏于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眾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周衰諸侯將聽法

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

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

魯淹中

里名

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

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

高堂生傳

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爲禮官大夫而環

印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

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

曲臺記戴德戴聖是其弟子

而周禮最後出得自山

巖屋壁之間尋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罕得見焉夫先

王之禮委曲繁重後世固病其難行而隨時立功名之

士苟趨簡便以悅人主是以古禮愈不可復漢以來賈

誼有志修禮絳灌厄之曹褒銳欲定禮酺敏沮之傅咸

極論于晉而謂於流俗劉蕡發策于唐而棄於一時宋之王安石僞託周禮以文奸言其說旣行天下病焉其後朱子建議請編修三禮而陋儒多笑其迂闊由是言之上有欲興禮之君而其臣不足以佐之則禮之事不明下有欲興禮之臣而其君不能以任之則禮之事不行龐政薄俗日滋一日而唐虞三代之治遂以廢絕今考訂諸家禮書芟其繁複錄其簡要漢後各代之制有得有失略附見每篇之末用待後之君子詳擇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祇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小宗伯之職掌五禮之

禁令與其用等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  
伯之儀吉禮之別十有二禋祀實柴樵燎血祭經沈臨奉肆  
之別入朝宗觀遇會同閭視軍禮之別五喪荒弔祫恤賓禮  
大役大封嘉禮之別六飲食昏冠賓射享燕賑膳賀慶  
都宗人正都禮家宗人掌家禮

周公攝政六年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監于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咸儀三千于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大經大法藏在朝廷柱下之史世掌之春秋魯宣公十六年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散蒸王曰惟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武子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秩以爲晉法韓宣

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當孔子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卒後百年至戰國之季諸侯益務僭侈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

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

漢高祖光有四海命叔孫通制禮儀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初帝去秦儀法爲簡易羣

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說上曰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其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度吾所能行爲之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縣叢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會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竟朝置酒無敢譙譁失禮者乃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孝惠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時賈誼上疏言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

會爲大故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修則壞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獻訟衰息乃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議遂寢武帝卽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其定儀十餘年不就上制詔御史曰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閔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歟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上疏言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願與大臣延儒生述舊禮明王治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上不納吉以病去成帝時韓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說上宜興

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降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  
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  
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  
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故於殺人不  
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  
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承千載之衰周繼暴秦  
之餘敝民漸瀆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  
殿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  
將制定禮樂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  
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  
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

後漢世祖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卽位三十年四裔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吏各修職復於舊典明帝卽位躬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威儀甚美永平二年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時曹褒上疏具存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詔召元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相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

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襃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  
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襃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  
條正使可施行襃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  
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  
寫以二尺四寸簡奏上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  
司平奏和帝卽位襃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安帝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琛校書郎劉駒驗著作東觀撰集漢記  
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張衡參論其事會病卒衡常歎息欲  
終成之獻帝建安二年遷都於許舊章湮沒書記罕存應劭  
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  
典式多劭所立

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各以舊文增損當世侍中王粲尚書衛覲集刱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

吳賦丁孚拾遺漢事蜀刺孟光許慈草綱時制

晉國初建文帝命荀覲因魏代前事撰爲新禮參考今古更

子祐

任愷庾峻應貞並其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

太康初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曰臣典校故太尉覲所撰五禮臣以爲不盡繁多覲爲百六十五篇篇爲一卷合十五萬餘言案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唯于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

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事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爲篇章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簡

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凡減三分之一以元康元年上

之明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十五篇詔可其議後

虞與傳咸讚續其事未成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

也江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修其事云

晉尚書儀

注四十一卷儀注三十九卷傳瑗新定儀注四十卷尚書儀

儀

禮儀注三卷尚書儀

曹事九卷雜儀注二十一卷

儀

宋元嘉十四年新撰禮論成太常傅隆上表曰漢興徵召故

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

識舊說諸儒各爲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

相傳其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倉俄已分異盧植鄭元

皆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昔而問難星繁充  
斥兼兩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

法參駁於指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盛禮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

齊永明二年詔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秘書省差能書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禮學士分住郡中製作歷年未就後以事付國子祭酒何允建武四年允還東山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遇禍又多零落鳩歛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修之共掌其事東昏之代頻有軍火散失大半

梁天監元年尚書僕射沈約等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鈔撰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自

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  
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  
太常丞賀瑒掌賓禮記室參軍陸璣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  
鑾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後以鎮北諸議參軍  
伏陋代之又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使鎮軍將軍丹陽尹  
沈約太常卿張充及徐勉同參厥務勉奉別勅總知其事既  
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豫參知有疑議學士當職  
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啟聞決之  
制旨天監六年上嘉禮儀注十二帙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  
六條賓禮儀注十七帙一百三十卷四十五條九年上軍禮  
儀注十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十一年上吉禮儀

注二十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四十七帙

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凡一千一百七十六卷

八千一百九十條又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普通五年

二月始寫畢

隋經籍志梁吉禮儀注十卷明山賓撰賓禮儀

六卷嚴植之撰內儀注四百七十九卷錄四十五卷陸璣撰

軍儀注一百九十一卷錄二卷司馬裝撰嘉儀注一百十二卷

錄三卷並亡存者准十九卷

陳武帝克平建業多準梁舊詔尚書左丞江德藻散騎常侍

沈洙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因行事隨時取舍

唐藝文志陳吉禮儀注五十卷張彥陳賓禮儀注六卷

後魏天興元年詔儀曹郎董謐撰朝覲享宴郊廟社稷之儀  
二年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

祖經營四方未能畱意仍世以武力爲事取于便習而已至高祖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宮各有差次肅宗時詔崔光王廷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

王之後禮儀制度十三卷常製後魏儀注五十卷

北齊昭帝踐阼散騎常侍王晞奏事罷帝從容曰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徑進因敕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勗等三人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婚葬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于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

後周太祖建國引辛彥之爲中外府禮曹修定儀注及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及宇文弼爲禮部上士奉詔修五禮書成奏之

隋開皇初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宏奏曰聖教陵替國章殘缺  
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  
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  
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遙相師祖  
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以降師旅弗遑賓嘉之禮盡未  
詳定今請據前經革俗弊詔可宏因奏徵學者撰禮儀百卷  
悉用東齊儀注亦微采王儉禮修畢上之詔班天下遵用焉

經籍志朝儀禮一百卷牛宏撰悉用東齊儀注五年正月戊辰行新禮唐藝文志牛宏潘徵隋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

唐初因隋禮增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  
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爲百卷是爲貞觀禮吉禮有大  
祿中祀小祀天子親祠者二十有四賓禮以待四夷之君長  
與其使者蕃國來朝遣使迎勞授館將幣旗亭之節軍禮日

親征遣將宣露布講武田符大射嘉禮日加元服皇太子冠冊后太子納妃元會臨軒冊太子讀時令養老鄉飲酒凶禮

天子高  
禮缺奇

初詔太尉無忌等重加修撰成一百三十卷以顯

慶三年奏上高宗自爲序是爲顯慶禮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取舍多依違用博士蕭楚材言禮不豫凶事國大喪非臣子所忍言遂焚貞觀禮國恤篇議者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命依貞觀爲定儀鳳二年詔竝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輒別制一儀援古附今臨時專定貞觀顯慶二禮亦皆施行永徵五禮一百三十卷長孫無忌等入撰二百九十九篇顯慶三年上武后時特詔國子司業韋叔夏率更令祝欽明加刊定後給事中唐紹專知禮儀紹博練舊事議者以爲稱職開元十年國子司業韋紹爲禮儀使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刪去

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集賢院議學士張說奏曰禮記不  
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  
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于是令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歷年未  
就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爲百五十卷  
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世五禮之文大備而後代用之雖  
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凡五禮之儀百五十有二其儀五十有五冬至祀圜丘所穀于

帝祀黑帝蜡祭百神朝日夕月祀風伯雨師靈星司中司命

司人司祿夏至祭方丘祭神州祭大社祭五嶽四鎮祭四海

四瀆時享祫享禘享拜五陵巡五陵祭先農享先蠶享先代

帝王薦新于太廟祭司寒祭五龍壇視學皇太子釋奠國學

釋奠釋奠于齊太公巡狩告圜丘巡狩告社稷巡狩告宗廟

巡狩封禪祈于太廟祈于太社祈于北郊祈于岳瀆諸州祭

社稷釋奠州祈禁諸縣祭社稷釋奠祈禁諸太子廟時享王

公已下時享祫享禘享四品已下時享六品已下時祭王公

已下拜埽二日賓禮其儀六蕃王來朝戎蕃王見蕃王奉覲

受蓄使表及幣燕孺國王燕蕃國使三曰軍禮其儀二十有  
三祝征類于上帝宜于太社造于太廟禱于所征之地載于  
國門告所過山川露布勞軍將講武田狩射于射宮觀射于  
射宮遣將出征宜于太社遣將告于太公廟遣將告于太廟  
祀馬祖享光牧祭馬社祭馬步合朔伐鼓合朔諸州伐鼓大  
饗諸州縣饗四曰嘉禮其儀五十皇帝加元服納后正至受  
皇太子朝賀皇后正至受皇太子朝賀正至受皇太子妃朝  
秋節受羣臣朝賀皇后正至受羣臣朝賀皇后受外命婦朝  
賀皇帝于明堂讀春令讀夏令讀秋令讀冬令養老子太學  
臨軒冊皇后臨朝冊皇太子內冊皇太子臨軒冊王公朝堂  
燕諸臣冊內命婦遣使冊授官爵朔日受朝朝集使歸見皇  
太子加元服納妃正至受羣臣賀受宮臣賀與師傅保相見  
受朝集使參辭諸王冠納妃公主降嫁三品以上冠四品以  
下冠六品以下冠三品以上婚四品以下婚六品以下婚朝  
集使禮見及辭任官初上鄉飲酒正齒位宣敕書羣臣詣闈  
上表羣臣起居遣使慰勞諸蕃遣使宣撫諸州遣使諸州宣  
制遣使諸州宣敕書五曰凶禮其儀十有八凶年振撫勞問  
疾中官勞問皇太子勞問五服制度皇帝爲小功以上舉  
哀弔祭皇太子妃舉哀弔祭三品以上喪王公以下喪

貞元中太常禮院

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豆籩上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祕書郎韋公肅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清革  
爲十五門每門別其條目  
一卷爲目錄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集開元以後至元和十三年五禮裁制敕格爲曲臺新禮三十卷上之又采元和以來至長慶典禮不同者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方開元撰修時大臣仍辟國恤章不錄而山陵之禮世無所執國大喪皆摭拾殘缺附比倫類以苟幸襄事事已輒斥去崇豐二陵不間歲仍構禮儀使杜黃裳起太常爲相干是命太常丞裴瑾博士辛祕詳考以行內之攢塗祕器象物之宜外之斥復土因山之制上之顯命

典冊文物下之服制節文皆羅絡旁午于百代之異同于是  
璽取所奏復辨列定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太常君子以爲  
愛禮而近古焉

後唐明帝時劉岳爲太常卿初鄭餘慶常采唐士庶吉凶書  
儀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二卷明宗見其有起復  
冥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端風俗且無金革之事  
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于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  
今之士其刪定之岳與博士臨顥田敏增損其書而事出鄙  
俚其婚禮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  
用之

周顯德五年敕竇儀集通禮儀上言禮者太一之紀品物之

宗自五帝之後三代以來損益因革咸有憲章越在唐室程  
軌量昭物采則有開元禮紀先後明得失則有通典比類相  
從討尋不棄則有會要三者經國之大典也梁朝戎祀朝會  
多于市塵草定儀注率多秕稗請依唐會要門類上自五帝  
迄于聖朝悉命編次開元禮通典之書包綜于內名曰大周  
通禮俾禮院掌之

宋初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  
儒士詳定開寶四年命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兵  
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太子詹  
事楊昭儉左補闕賈黃中司勳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  
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旣又定通禮義

纂一百卷

長編云通禮二百卷與義纂同上

太宗勤于政治修明典章真宗

封泰山祀汾陰天書聖祖崇奉迭興專制詳定所命執政翰

林禮官參領之尋改爲禮儀院仍歲增修自通禮之後其制

度儀注傳于有司者殆數百篇天聖初王皞爲禮閣新編六十卷本末完具有司便之景祐三年詔兩制禮官詳定京師

士民服用居室之制八月班民間冠服居室車馬器用犯制

之禁

康定元年修成閣門儀制十二卷四方館條例一卷客省條例七卷十月館閣校勘才約歐陽修同修禮書

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止於慶歷三年皇祐中

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嘉祐六年命姚闢蘇洵同禮官編纂禮書初判太常寺歐陽修言太常典禮文字散失請命官纂集備討論時朝廷重實局止命禮院官是歲祕閣校理

張洞奏請擇文學該贍者三四人實局命判寺一員總領知制誥張瓊又奏欲謹擇有學術方正大臣與禮官精議釐正時修爲參政又命之提舉治平二年書成凡百卷以開寶通禮爲之主而記其變以類相從其無所沿于通禮者謂之新禮通禮所有而建隆以來不復舉者謂之廢禮凡立廟有議論謂之廟議餘卽用通禮條目修與判寺李東之等上之詔賜名曰太常因革禮自建隆迄嘉祐藏之祕閣異于舊者十三四焉

寶元二年上新編儀制十三卷熙寧七年集賢院學士宋敏求上編修閣門

儀制十年禮院取慶歷以後奉祀制度別定禮儀六十三卷請命有司考正羣祀詔履與禮官講求以聞元豐元年始命

太常寺實局以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爲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爲檢討官襄等言國朝循唐故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舛多戾于古蓋有規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有出于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爲法者請先條奏候頒敕以爲禮式未幾又命龍圖直學宋敏求同御史臺閭門禮院詳定朝會儀注總四十六卷曰閭門儀曰朝會禮文曰儀注曰徽號寶冊儀祭祀總百九十一卷曰祀儀曰南郊式曰大禮式曰郊廟奉祀禮文曰明堂祫享今式曰天興殿儀曰四孟朝獻儀曰景靈宮供奉敕令格式曰儀禮敕令格式祈禳四十卷曰祀賽式曰齊醮式曰金籙儀蕃國七十一卷曰大遼令式曰高麗入貢儀曰女真排辦儀曰諸蕃進令式喪葬百

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曰孝贈式元豐七年尚書禮部言歐陽修等修因革禮始于建隆迄于嘉祐爲百卷嘉祐以後缺而不錄熙甯以來禮文制作足以垂萬世法宣下太常委博士續纂以備討閱詔禮官續編迄于元祐初中興書目皇朝儀物志三卷記皇朝見行禮儀及名物制度迄于神宗朝其後累詔續編起治平訖政和爲書三百卷皆不傳大觀初置議禮局命詳具禮制本末三年書成爲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議禮局請分秩五禮詔依開寶通禮之序政和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詔開封尹王革刊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不奉行者論罪宣和初以煩擾罷之自熙豐變禮至元祐冊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弔景靈西宮崇甯親祀方澤作明

堂立九廟鑄九鼎祀熒惑大觀受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而  
戒皆治平以前所未嘗行者鄭居中等奏編成政和五禮新  
于占施今之宜而勿牽于今議禮局請刻石太常寺詔比衰  
集三代鼎彝簠簋盤匜爵豆之類五百餘器載于圖詔有司  
改造祭器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以成一代之典四年葛  
勝仲爲太常少卿自建隆至治平初所行典禮嘗爲書百篇  
賈仲續其書自治平迄政和四年部居條目皆視歐陽修之  
舊總例凡五十三卷吉禮九十四卷賓禮十三卷軍禮四卷  
嘉祐三十三卷凶禮七十七卷廟議二十七卷六年太府丞  
王開言新儀肅在有司民未通曉望依新樂頌行令州縣召  
禮主肄業使之推行欽宗卽位詔釋奠改從元豐儀罷新儀  
民間多以新儀從事  
不用靖康之厄蕩析無餘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言政  
和宣和續編因革禮度江皆散失欲自渡江以後修纂成書  
目爲紹興太常因革禮詔可九年太常丞梁仲敏言紹聖三  
年以後修纂尚缺請委官編類詔本寺續修不克成書成忠

郎李沈以高祖國子博士文易新編皇宋大典三卷來上詔送祕府沈遷秩孝宗繼志典章文物有可稱述當時諸儒王普董芬等多以禮名家朱熹尤講明詳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以來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沒淳熙七年禮部郎范仲藝言太祖立經陳紀爲萬世規首命大臣約唐禮書著爲通禮列聖相承有禮闈新編太常新禮因革禮五禮分門各以類舉中興以來久缺不錄望命太常編次大臣兼領其事詔趣成書初趙子晝爲續因革禮三十卷其後禮官踵爲成書未得進御至是言者以爲內禪慶壽之類反古所無宜宣付有司俾常遵守詔禮部太常寺繳進凡三百

卷賜名中興禮書總三百八十門紹熙二年黃灝請掇取冠昏喪祭儀華刻頒郡縣奏可嘉泰元年令禮官纂集孝宗一朝典禮嘉定五年有司上續修中興禮書六年祕書少監李璽纂公侯守宰士庶爲通禮三十卷取開寶政和通行者類爲一編十一年禮部員外郎李琪請令太常將慶元以後典禮編纂成書理宗四十年間有意禮文咸淳以降無足言者遼初遼章胡刺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干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其情樸其用儉太宗克晉稍用漢禮金陳大任著遼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朝雜禮漢儀爲多又耶律儻所爲志視大任加詳

金人入汴收宋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皇統聞熙宗

巡幸析津始乘金輶導儀衛陳鼓吹而宗社朝會之禮次第  
舉行海陵命官修汴故宮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  
世宗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  
以審樂統以宰相通學術者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  
金纂修雜錄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又圖吉凶二儀鹵簿十  
三節以備大葬小鹵簿九節以備郊廟命尙書左右司春官  
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宣宗南播圖籍散失其宰相韓企先  
等所諭列禮官張璋與其子行簡所私著自公紀亦亡其傳  
僅存集禮若干卷明昌五年初用唐宋典禮

元肇興朔漠朝會燕享之禮多從本俗太祖元年大會諸侯  
王於阿難河卽皇帝位始建九旂白旗世祖命劉秉忠許衡

始制朝儀自是皇帝卽位元正天壽節及諸王外國來朝冊立皇后皇太子羣臣上尊號進太皇太后皇太后冊寶暨郊廟禮成羣臣朝賀皆如朝會之儀而大饗宗親錫宴大臣猶用本俗其於祭祀用雅樂朝會饗燕用燕樂又作典禮上中下篇朝會燕享行幸符寶輿服樂歷進講御書學校文藝貢舉舉遺逸求言進書遣使朝貢瑞異爲禮典上篇郊祀宗廟社稷獄鎮海瀆三皇先農宣聖廟諸神祀典功臣祀廟謚賜碑旌表爲禮典中篇釋道爲下篇至元十六年詔太常寺講究州縣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泰定四年李好文爲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

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詔爲集禮久不成請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仍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錄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李好文序太常集禮  
案爲編秩者郊祀九  
禮稷三宗廟二十有一  
輿服二樂七諸神祀三  
諸臣請證及官制因革典籍錄六合五十一卷事嚴文直彙雜出而易見  
蓋太常之實錄太宗皇帝中原甫定則已命孔子之孫元措  
訪求前代禮樂憲宗皇帝時則有日月之祀世祖皇帝中統  
之初建宗廟立太常成宗皇帝肇立郊丘武宗皇帝躬行祿  
享英宗皇帝廣太室定昭穆御袞冕鹲簿修四時之祀列聖  
相承歲增月輯典章  
文物煥然畢備矣

明洪武元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擬祀典乃歷敍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廟議以進禮官及諸儒臣又編集雜議及古事可垂鑒戒者爲存心錄二年詔修禮書賜名大明

集禮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畢具又屢敕議禮臣李善長等編輯成集詔郡縣舉高潔博雅之士至京同修禮書今可攷見者曰孝慈錄洪武禮制禮儀定式諸司職掌稽古定

制洪武禮法禮制集要禮制節文太常集禮禮書

五年命禮部重定官

民相見禮十七年定官民居室器用之制二十四年

詔羣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

且釐正祀典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類皆革除而諸神封號改從本

稱又詔定國恤父母竝斬衰長子降爲期年正服旁服以遞

而殺斟古今蓋得其中永樂中頒文公家禮又定巡狩監

國及經筵日講之制先是禮部進冕服鹵簿儀仗并洪武禮

制等書上以祖宗成憲不可改更卽命頒之有司永爲儀式

後宮罷殉始于英宗陵廟嫡庶之分正于孝宗

成化三年侍讀尹直請革

成聖朝儀文法制集爲禮書上是之世宗以制禮作樂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復朝日夕月于東西郊罷二祖竝配以及祈穀大雩享先蠶祭聖師易至聖先師號皆能折衷于古獨其祔大宗太廟躋武宗上御本生而達大統以明察始而以豐昭終矣當時將順之臣各爲之說若明倫大典則御製序文禮儀成典則李時等奉敕所修郊祀攷議則張孚敬所進至大明會典自孝宗朝集纂世宗神宗時數有增益一代成憲略具是焉宏治十年詔儒臣編纂大明集禮孝慈錄等書成名曰大明會典正德中又續修之嘉靖八年命霍韜等重修神宗十五年又命大學士申時行等重修

論曰三代盛時上自宮廟朝廷飲食車服下至閭巷閨門言語動作之節無一不範之以禮故禮也者綱紀人

道之終始而移易風俗之大權也夷虜失道王室漸衰  
典章文物散播列國一時賢卿大夫猶能徵引故實詳  
討儀文如子產叔向晏嬰之徒可謂博物多能者已其  
後纂弑之夫立爲侯王竊據之雄并稱敵國禮壞樂崩  
彝倫攸斁暴秦因之掃地斯盡漢興百務草創日不暇  
給雖以文帝之賢猶謙讓未遑制作也其後司馬遷班  
固司馬彪之徒葺次典章以備闕文然所謂吉凶賓軍  
嘉賀未嘗分著類例統名曰禮書禮志而已梁天監中  
始以其當時所行傳于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  
卷帙累數百條目至八千餘亦可謂有志矣遭臺城之  
亂蕩滅無遺唐因隋制有貞觀顯慶禮至元宗定開元

禮燦然爲一王法其文約而指博列在杜佑通典學者  
至今樂觀焉宋明賢主銳意舊章因時損益如開寶通  
禮及大明集禮之屬大抵依附開元之書比事立詞其  
變通而改作者特百之一二耳金元區區仍襲夷俗其  
禮文無可觀采傳有之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  
禮樂焉春秋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北魏契丹金元  
之事雖蕞陋不足道然亦考古者所不廢也